



· 中国云南民族文化卷 ·

云南人文影像

YUNNAN ANTHROPOLOGICAL
PHOTOGRAPHS

· 对外宣传制作中心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人文影像》

编委会

顾问：丹增 晏友琼
主任：张德文 格桑顿珠
副主任：段金录 胡德盛
成员：吴坤 吴家林
邓启耀 李阳喜

主编：张德文 段金录
总策划：吴坤
副主任：吴坤 吴家林 邓启耀
图片主编：吴家林
文字主编：邓启耀
执行编辑：李阳喜 肖依群
编务：吴波

摄影：(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启耀	申旭	邢毅	许云华	刘建华
孙继学	何林	李长风	李志雄	李建坤
李跃波	邵宇伯	肖依群	宋林武	张少明
张国训	张金明	吴家林	吴晓慧	陈俊东
杨新民	林宇	周灿	范希胜	和丽峰
欧燕生	赵汀	姜定忠	贾云	耿云生
徐晋燕	蒋剑	普中华	程建昆	樊翊栋

YUNNAN ANTHROPOLOGICAL
PHOTOGRAPHS

云南人文影像

云南对外宣传品制作中心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人文影像 / 云南对外宣传品制作中心编.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2

ISBN 7-5367-2568-X

I. 云... II. 云... III. 云南省—概况

IV. K9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7384 号

责任编辑 | 段 波
特邀校对 | 李 明
装帧设计 | 孙继学

出版发行 |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制 作 | 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装 | 昆明富新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2

印 张 | 10

字 数 | 60 千

版 次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2000

定 价 | 128.00 元

书 号 | ISBN 7-5367-2568-X/K · 724

目 录

众生的高原



第一章 一方水上一方人



第二章 抚摸历史



第三章 人生圣洁



第五章 灵性高原



第四章 迎接太阳的舞蹈



众生的高原

◎ 邓启耀

云南不富裕，但云南很精彩。

云南，可能是世界上人文景观最奇特的地区之一。走进云南，就像走进一部活的史书：禄丰恐龙化石群，刺激着人们对以亿年计的中生代的想象；禄丰腊玛古猿化石，预示着人猿相揖的一幕也发生在云南；中国历史的最初几页将从云南写起，因为元谋人化石的被发现，已将亚洲人类的起源，推前到距今170万年；属于晚期智人的丽江人和西畴人横贯东西，和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和麒麟山人一样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说明早在一两万年前，云南高原已有在种群上具有密切联系的古人类的广泛活动。

云南各民族有自述的口文史，而且常常一下就追溯到开天辟地的洪荒时代。纳西、拉祜、阿昌等民族的“创世纪”，讲述了天地万物从混沌中诞生的故事；彝、佤等民族的起源神话，认为在现在的人类诞生之前，已经灭绝了另一种古老的人类（如“直眼人”、“巨人”等），距今3 000多年的沧源岩画，传说便是他们留下的图像遗训。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云南各民族都本于一源——或出于山间，或被自葫芦，或同母所生，或兄妹遗孀。尽管神话不是历史，但经由神话的折射，朦胧的古史变得生动起来。如果你愿意，其实云南的每个神话，都能“还原”或对应着真实

的生活。

中国上古神话及《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描绘的南方，有许多奇异的部落，像羽民国、三苗国、不死民、民人国、卯民国、长胫国、夷人、白民国等等。如果从服饰或风俗的角度来看，这些部落并非神话式的乌托邦。例如，饰羽之风，在景颇、哈尼等民族中至今犹盛，难题苗为，为傣、佤、布朗等族所曾有；长生不死的外域桃源“香格里拉”，成为世界旅行家追逐的梦境；在泸沽湖，人们发现，女儿国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在玉龙雪山，没有忧愁和苦难的“玉龙第三国”，是情侣迷恋的乐园；而在西双版纳，“孔雀之乡”醇郁的米酒和软软的歌声，早已醉倒了多少游人。

但云南各民族绝非生活在神话中。千百年来自强不息，侵袭了让世人惊叹的独特的文化传统，被历史逼进神话中的氐羌、三苗、百越，百濮等族群，神话般地创造了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不再只有单一的色彩。

云南是一块兼容一切文化、一切民族的和平、宽容的土地。

早在石器时代，云南原始文化的多样性，已在遍布全省、类型丰富的遗址中可以看到，古史中的几大族群，遇有战乱或生态问题，便都往这片青山绿水的高原走，一走就走几千年。直到如今，云南还是中国民族种类和文化类型最多的地区。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56个民族在云南种类齐全，民族种类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人口在5 000人以上的民族有26个。其中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和基诺族15个民族为云南特有民族。全国白族的81%、独龙族的79.2%，其他13个特有民族的95%以上都分布在云南，而德昂族的比重最高，占全国该民族人口总量的99.3%以上。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大理、丽江、德宏、思茅、西双版纳、临沧、红河、怒江8个地、州、县、傣、布依、苗、瑶、彝、景颇、哈尼、傈僳、拉祜、佤、布朗、德昂、怒、独龙、阿昌16个民族跨境而居。有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鲜花与美丽同在的香格里拉





丽江大研古镇四通八达，是茶马古道
的必经之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全省16个地、州、市和129个县（市、区），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的。各民族不同的人口结构和分布状况，独特的自然风物、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及历史发展情况，构成了多层次、多样式的人文形态。像彝族的天文学和毕摩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白族的本土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和南传上座部佛教，藏族的藏传佛教，回族的伊斯兰教，瑶族的道教，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和走婚习俗，独龙、怒、景颇、佤等族的原始宗教或民间信仰，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均可算独树一帜；而苗族的服饰和史诗，壮族的刺绣，傣族的踩刀杆，拉祜族的葫芦笙曲，阿昌族的刀、布朗族的歌，普米族的舞，基诺族的鼓，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布依族、水族、布依族的石头房院，彝族、蒙古族的南迁故事，都让人印象深刻；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滇文化、彝文化、南诏大理文化，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茶马古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滇藏文化带、滇川黔桂文化带和滇—东南亚和南亚文化带，早已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至于各民族形态迥异的衣食住行、居住行旅、生丧嫁娶、节庆礼仪、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而且一直存活于民间，它们都是云南极其珍贵而丰富的人文资源。

云南总体是一块高原山地，山区半山区约占总面积的94%，‘开门见山’是云南的特点。但就是这片曾被视为‘不毛’的山地，

孕育了世代代的山民，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民族及其灿烂的文化。云南少数民族分布很广，分布地区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三。主要分布在边境一线和內地的广大山区。山与云南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滇西的怒山、高黎贡山，到滇中的无量山，滇南的哀牢山，再到滇东北的马鞍山等，都有诸多民族生活在其中。或聚居，或杂处，在这扇形的‘天梯’上，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由于民族不同，不同的海拔等高线上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民谣说：‘苗族住山头，瑶族住背头，傣族住水头，汉族住坝头。’例如，在地势平坦的坝子和河谷临水地区，一般是傣族、壮族、白族、水族、布依族和汉族居住；在地势险峻的峡谷地带，多为彝族、傈僳族和独龙族居住；寒冷而干旱的山区居住着彝族、普米族、纳西族、苗族等；温暖湿润的山区则为哈尼族、景颇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瑶族等喜居。这些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各异，与之相关的风俗也不一致。如热坝河谷地区的民族土产稻谷，穿棉麻，重节令，习俗节祭是栽秧节、吃新米节、祭农神等；居住在高山山区的民族，则种植耐寒抗旱的青稞、小麦、荞子、土豆、蕨菁或放牧牛羊，服饰多皮毛，节祭多与山神和牧神有关；有

孕育了世代代的山民，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民族及其灿烂的文化。云南少数民族分布很广，分布地区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三。主要分布在边境一线和內地的广大山区。山与云南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滇西的怒山、高黎贡山，到滇中的无量山，滇南的哀牢山，再到滇东北的马鞍山等，都有诸多民族生活在其中。或聚居，或杂处，在这扇形的‘天梯’上，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由于民族不同，不同的海拔等高线上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民谣说：‘苗族住山头，瑶族住背头，傣族住水头，汉族住坝头。’例如，在地势平坦的坝子和河谷临水地区，一般是傣族、壮族、白族、水族、布依族和汉族居住；在地势险峻的峡谷地带，多为彝族、傈僳族和独龙族居住；寒冷而干旱的山区居住着彝族、普米族、纳西族、苗族等；温暖湿润的山区则为哈尼族、景颇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瑶族等喜居。这些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各异，与之相关的风俗也不一致。如热坝河谷地区的民族土产稻谷，穿棉麻，重节令，习俗节祭是栽秧节、吃新米节、祭农神等；居住在高山山区的民族，则种植耐寒抗旱的青稞、小麦、荞子、土豆、蕨菁或放牧牛羊，服饰多皮毛，节祭多与山神和牧神有关；有

欢庆佳节



的民族，久居山林，不擅耕作，而以采集、狩猎为主，节祭习俗为祭兽神、林鬼等。所以，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和生生活民俗，不仅具有不同的自然生态特征，而且反映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们对于人天（指季节或时间）关系、人地（指地形、物产或海拔）关系等的认识。

如果说“一山居数族，十里不同俗”是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一大特点的话，那么“一族居数山，同族不同俗”也是不能不提的。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彝族。彝族支系上百，分别聚居在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小凉山及一些高原坝子边缘地区，不同的山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因此，人们才将彝族分别称为哀牢彝、乌蒙彝、凉山彝等，仅彝族的服饰民俗，便是异彩纷呈，令人叹为观止。

云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形成几大体系：这主要与其不同的族源及语言系属分类有着密切的联系。

氏羌族群是指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诸民族。他们主要来源于古代西北的氏羌游牧部落。他们是唱着歌骑着马南下的，一路留下无数英雄史诗。传说禹禹出自西羌，周朝太姓姜姓也是羌人的一支；有人甚至推测，在历史上神秘消失了的西夏王国的遗民，可能就隐匿在云南。这一族群的特点是崇拜火，历史上实行过火葬，有火把节。但族群内部由于语言不同，居住环境不同，各民族有很多的变化，即使同一民族，也有较大的差异。

百越族群是指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壮、水、布依诸民族，他们来源于我国东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带。百越族群的特点是崇拜水。伴水而居，形成与水相关



回族宗教活动

的民族文化，如泼水节、赛龙舟、傣文文身等。百越族群聚居地一股气候较热，适宜种稻谷，吃酸辣，住通风凉爽的干栏式房屋，也适宜在树阴或月梦中做梦，盛产缟若柔水的爱情叙事长诗和悲歌。

百濮族群是指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德昂族、布佤族和克木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和中南半岛相接的地带。这一族群崇拜太阳，肤色也像吸足了南方的阳光。他们的祖先曾和羌人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役和周成王的成周之会；他们用血祭祀大地，和山林中的神灵对话；他们奔放的鼓点犹如日冕的光波，而他们低沉的低吟则让灵魂震撼。

三苗族群是指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从上古时代起，和炎黄族“逐鹿中原”失败后他们便不停地迁徙，浪迹天涯海角。他们把古史化为图案绣在身上，一直向南，向南。他们迁到云南的时间虽然相对较晚，但走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却最早。这一族群的特点是游耕、跳芦笙，崇拜“盘瓠神”，祭“神衣”，“伏羲姐妹”等开天辟地的祖神。

来自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和满族，最初是作为统治者进入云南的。但时间消磨了铁马金戈的锋芒，温暖平和的“彩云之南”将人漠冷甲铁骑兵变成了背背上的牧童。而来路复杂的回族和汉族，或为“屯边”，或为“流放”，或为“异端”，本以为到了“蛮荒之地”，殊不料一脚误入“世外桃源”，驱进小楼成一统，耕织，写



苗族妇女

诗、译经、传教、生儿育女。

远离“中心”，不大容易被“主流”政治经济文化俗尚的潮流所波动所席卷的云南，还真是个过日子——过各种“另类”日子、想问题——想各种“异端”问题的地方。

由于水土不一，吃也杂，穿也杂，做的更杂。住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口味不同，穿着打扮不同，不同的物质基础对不同民族生活习俗及生产方式的形成，影响很大。如曾以狩猎、采集为生存依托的拉祜族、独龙族等，就形成相应的猎俗、猎祭及采集的种种习俗和禁忌。比如，独龙族每个家庭公社有固定的狩猎场所，出猎时要祭山神、猎神等。狩猎当中还有很多禁忌，如家中妇女怀孕时不能出猎等。游牧民族至今也保留有与此相关的风俗，尽管现代民族不再随牧而游，但放牧习俗仍保留有较多传统的东西，特别是滇西北高原上的民族，如藏、普米、彝及纳西。滇南部分彝族的羊皮小衣褂即是游牧文化在服饰上的表现。游耕曾是云南许多民族的特点。从跨区域的部分族南迁到相对固定的轮歇游耕，边疆地区民族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较为粗犷，相关习俗中反

布依族妇女纺线



独龙族舞蹈

映出人们对变化无常的山川和土地的崇拜。与此相比，定居农耕民族的精耕细作技术和栽培经验更为成熟和完善，相关的农事活动和风俗习惯也不离其农耕的特点。

云南是祖国的边疆，边境线长达4 060公里，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接壤，是古代内地通往东南亚及印度的必经之地。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还有与之相关的马帮文化，各民族边贸的传统等。对一些商业习俗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露水街”的商业习俗就是一例。

由于文化不一，人也杂，瞻也杂，想的更杂。比如信仰，在云南，除原始宗教或民间信仰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并且门类齐全。信仰原始宗教的民族，如彝、纳西、哈尼、佤、拉祜、傈僳、景颇、独龙、怒、苗等民族，在云南占绝大多数，他们崇拜祖先、自然，信仰万物有灵，其相关祭祀活动、生产习俗、建筑方式等，都与其宗教有密切联系。如祭天、祭祖、祭山神、猎神等。西双版纳的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那里，村村寨寨都有佛寺，8岁左右的男童便要到寺中当一段时间的和尚，学习傣文和佛经。傣族的“关门节”和“开门节”就是佛教节日，其泼水节与佛教密切联系。除傣族外，布朗、阿昌、德昂等族也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纳西、普米等民族，这些民族的风俗与藏传佛教密切联系。云南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而在苗、彝、傈僳、景



景颇族在一年一度的全民性节日“目脑（总戈）”上，要在祭司的带领下，象征性地溯回祖先之地。

颇、拉祜等民族地区，基督教或天主教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民俗由于受其影响而有相应的改变。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信仰基督教的部分彝族，不抽烟、不喝酒，使彝族文化习俗在这里得到相对的改变。当然，即使是信仰基督教、佛教等教的民族，其原始宗教仍然存在，这些民族中一些职业性的巫师，仍从事着各种祭祀活动。

所以，要说云南文化，除了“多元”，你想不出更合适的词。云南虽然地处边僻，但在中国和亚洲文化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云南作为稻作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直到现在，稻作民族丰富的传统知识系统，还在为现代科技及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云南的铜和锡在三千年前就已得到开发，于公元前12世纪形成，公元前2世纪末达到顶峰的古滇青铜文化，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汉唐时期，云南的开放程度加大，与内地、沿海、西域、东南亚和南亚交往频繁，许多古道在大理及滇中一带交汇，如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连通东南亚的澜沧江、红河等几条国际河流，被称为“黄金水道”；直到近现代，滇越铁路、

滇昆公路和蛇峰航线等在国际政治中，仍然举足轻重。作为亚洲几大文化板块结合部的云南，以形态多样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自立，兼容汉、藏、巴蜀、荆楚、南亚、东南亚文化乃至欧美文化的精华，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

如果要对纷繁多样的云南各族文化作一梳理，那么，从文化形态上看，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的云南各民族文化，大致是在这样的人文地理状态下，由三大“文化带”结构而成：

一、“茶马古道”与滇藏文化带

“茶马古道”，史无其名，但史有其事。这个以茶叶、马匹、经卷和珠宝为主要交流内容的古道，将云南、西藏以及南亚连成一片。所谓“滇藏文化带”，主要指滇西北与西藏及相关区域相联系的这一狭长地带的文化结构形态。其结构性特征为：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高原、三江并流区的深切峡谷及高原湖泊；山地耐旱耐寒作物（如青稞、荞麦、小麦等）；高原畜牧业（如耐寒的牦牛、绵羊等）；服饰多“衣皮毛”，建筑多干打垒土，有或原本结构：溜索、藤桥或驮驮马槽；民族多为古氏羌系系统的分化发展，宗教多为藏传佛教及与苯教相关的民间信仰……

在阳光充足的云南南部，有不少上百年上千年的老茶树。傣族的创世神话，甚至将人类的诞生与茶叶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饮茶的文化熏陶了人。傣族的烤茶味醇意浓；白族的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藏族的酥油茶，使人在冰雪寒风中精神抖擞；基诺族满是野味的餐桌上，也有风味独特的茶菜……人们用茶做待客的珍品，用茶为婚恋牵线搭桥，用茶做人

傣族教师





阿昌族少女

神交往的媒介，用茶联系起万里之遥的“文化带”。

大理和丽江是个重要的中转站。茶叶在此压缩为砖，马帮也挽为适应陡山窄谷道路的柔软马帮，马则换成了善走山路的大理马或丽江马，它们将古驿道上的青石踏出了深达几寸的蹄印。马帮业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使原来自守一隅的汉、傣、白、彝、纳西、藏等民族的文化得到沟通。直到现在，马帮、羊厝和牦牛厝，仍是滇藏一带不可缺少的畜力运输工具。一片圆状的山间马帮道，仍在从热带雨林到雪山峡谷的艰险路程上，它们将茶叶，也将傣族的稻米和织锦、白族的木雕、阿昌族的腰刀、汉族的丝绸、怒族的麻布、蒙古族的玛珥、纳西族的骡马、彝族的漆器等产品通过这条流动转起来，成为各民族共同享有的财富；各民族世代的生产技术、经营手段和管理方式，也在这种跨文化跨地域的交流中得到发展。它引出了大理三月街、骡马会风俗，引出了丽江的大研古镇、束河镇——马帮的中转或集散地的建设，引出了那些有着精神和经济支柱的“文化带”的形成。

在滇藏文化带，流传最广的神话，是人兽同源。天人互惑的故事。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化的想象，而是一种潜藏在血液中的信仰。人们认为人和鸟兽草木既然是同根生，是兄弟，是爱侣，那何必相煎太急！在永恒轮回的时空中，你今世是人，来世可能是鸟是蝶或是草木，人永远不要以为占住了个“灵长”的

位置而心生狂妄。为了让愚昧的人知道这个道理，各民族都选有自己与自然和神灵沟通的使者——巫师、祭司或僧侣。他们用云一样飘动的语言，与那些飞翔在灵界的精灵对话，向草木禽兽传递消息。

这种智慧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中一系列最传统也最现代的问题。拥有这种智慧的民族，对于天地万物自古以来相生相克的生态关系的知识，早已融会贯通于日常生活之中了。许多民族把动植物当做自己的姓氏，禁猎禁采这些动植物；彝族猎规有“见者有份，一百人为限”之说；白族护林民约将“补山为上，取材次之”、“禁伐崖松”或禁“非时入山肆砍伐”等条款勒石于碑；哈尼族谚语说：“天大只一个，地大只一块”，“天大不能生小天，地大不能生小地”……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于人口数、自然负荷能力（森林、土地、动植物资源等）以及向自然索取限度的生态考虑。

走在滇藏路上，我们就像走进一条巨大的文化走廊。顺着山脉的走势，有心的人可以从屋面的分布走向，寺庙的分布走向，石窟的分布走

摩梭人的秋收时节



向，神灵的分佈走向、玛尼石和风马旗等等的分佈走向上，看到某种文化精神的分佈和走向。这将是一幅幅奇妙的人文地理地图，它们将披露藏文化带形成的秘密。它们不是平面的、单一的，而是立体的、多层次交叉的。比如，在藏传佛教的主脉上，你不仅会看到不同“颜色”流派（所谓“黄教”、“红教”、“花教”、“白教”等所指挥的各大大佛教流派）的彼此交融，看到汉传佛教各宗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互穿插，看到原生的和变异的道教以及难以计数的各民族民间信仰的暗道潜流，甚至会看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不同派别在这儿生根发芽。这里是一个诸神并存的奥林匹斯山，是一块能够接纳任何信仰的圣地，它不欢迎那种想成为宙斯之类角色的独裁者。它的神灵其实是普善、善人以及有美丽形象、美好心灵或奇特经历的众生。所以，走在这片高原上，你不会为佛寺和教堂同立于乡的情况感到诧异，不会看着壁画上各教神灵混杂相处的画面大惊小怪。如果你有时间在寺庙里细细观摩，你会发现，那些泥塑石雕的神佛，是用本地乡宦做的模特。这类情形，在诸神共荣的高原，十分普遍。它的意义，不在于“真神”的考证或确认，而在于它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藏藏文化带，文化的多元性、扩散性、交融性以及宽和兼容的文化心态、文化气度，确是令人十分惊讶的。

由于怒江峡谷平缓地少，怒族村寨一般建在坡地上。



二、“东南亚大通道”与滇—东南亚文化带

从横断山纵谷区往南，山岭走势渐趋平缓。在纵谷区南部，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红河从群山中发源，加入了儿大水系的行列，呈扇形流向亚洲广阔的大地。当它们穿出纵谷区的深山峡谷，便变得宁静而平缓，将富庶和丰饶带给了下游开阔的河谷盆地和广袤的平原。

这几大河流，几乎集中了东南亚最重要的水系。澜沧江—湄公河，这条被人们称做东方多瑙河的河流，自西双版纳出境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航运通道；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伊洛瓦底江以及元江—红河，这些古老的河流，一直是中国通往东南亚与南亚的重要通道。

人类的历史自古以来总是沿着河流繁衍的。民族的迁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无不沿着这些曲折悠长的河流进行。神奇险峻的横断山纵谷及其南沿区域，就像一个巨大的走廊。在这个走廊中，商人交换着物资，僧侣传播着信仰，使节往来传递着邻国间的友谊与纷争，而百姓众生则沿着这些古老的河流迁徙，寻找他们繁衍生息的家园。这里有许许多多古老的通道，它们将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更辽阔的非洲联接起来，成为云南通向世界的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命脉。

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条古老的商道，从四川、云南通往缅甸和印度，承载着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了经蜀、滇通往印度、阿富汗的邛笮和蜀布。据专家考证，这条古道比北方丝绸之路还早，但据解为“主流”文化的史家所谈，这便是“蜀身毒道”，即“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后人也称其为“中国西南丝绸之路”。东汉永平年间，汉王朝打通洱海地区至永昌的博南古道，这是佛教进入云南最早的通道。魏晋时期，中国僧侣通过博南古道前往印度求法，中外商贸行客通过古道互通货物，当地的民族跨境而居，互相通婚互相往来。唐代，南诏王以巍山、大理为王都，把疆土向南拓展，与东南亚的交往更为频繁。到了近现代，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从不同方向，放射状连系东南亚、滇西和滇南由此成为出洋通道、商贸口岸和军事要冲，而腾冲、瑞丽、畹町、景



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彝族，辣椒成为家家喜爱的佐料。

洪、打洛、河口、金平等城镇，则成为最早开放的名城。随着澜沧江、红河等的勘测和试航，这些国际河流也有望成为潜力巨大的“黄金水道”。两千多年来，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频繁地在这些通道上来来去去，从未间断。多年来，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又被冠以“茶叶之路”、“琉璃之路”、“铜鼓之路”、“文化传播之路”、“佛教传人之路”、“民族南来北往之路”等等美誉，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大。它们事实上已成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经济文化往来最重要的通道。

在这古老的大通道中，生活着众多古老的民族，从百濮到百越，从苗瑶到3000多年前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世界性大迁徙而来的氐羌民族，他们沿着这些古老的河流，不断地迁徙流动，不断创造着、融会交流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滇—东南亚文化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特指滇南、滇西与相邻的东南亚诸国的文化结构形态。其结构性特征为：热带和亚热带低山地带及雨林，可以成为通道并利于垦殖的江河及广大流域；茶及稻作；以猪为主的养殖业；干栏式或竹木结构房屋；驮驮马帮或牛车；若干古代商道以及在20世纪初、中修筑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产生重大作用的铁路和公路；森林采集及经济作物；民族多为古濮越系统的分化发展；宗教多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及与原始宗教相关的民间信仰……

三、“金珠（金沙江、珠江）走廊”与滇川黔桂文化带

沿着北部省境蜿蜒东去的金沙江，出境后即称为长江。它使看惯山的云南人豁然见到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加上北连成都的五尺道，滇东北部的过早开发以及滇文化、彝文化、南诏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两千年来说可以说是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珠江，南中国第一大河，源出云南，流经贵州、广西，由广东入南海。珠江源头的盘江两岸，是云南最大的坝子——曲靖、陆良坝子。这里曾发现大面积碳化稻，在曲靖市珠街八塔台发现的春秋至战国以及渗透到明清的层层叠压的墓葬群中，出土各种文物1000余件，其中铜鼓与陶鼎同时出土。这种“矗立鼓群”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很早以前，云南就与祖国内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以金沙江和珠江为走廊的这一文化带结构虽较为复杂，但主要还是以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为基本特征，即以汉文化为主流，同时包容苗、巴蜀、百越等文化，延及滇东及滇中的广阔地带。其结构性特征为：乌蒙山中山地区；珠江上游及金沙江中游干热河谷；以土豆、玉米为主的山区旱地农耕和坝区水稻农耕；以山羊、猪、黄牛等为主的畜牧业；马车或硬驮马帮；砖瓦及石片结构房



在海拔地区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和犏牛几乎与藏族的农作、畜牧和交通相伴终生。

屋，宗教多为道教、汉传佛教；民族多为古苗—盘瓠及百越系统诸族。

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夜郎自大”，说的就是位于滇黔一带的古国夜郎王“不知汉与我孰大”的故事。类似的话我们知道滇王也说过。所谓“夜郎心态”，指的是一种无知自大的闭塞心态。但从另一方面说，夜郎王也罢，滇王也罢，之所以“自大”，是因为夜郎国和滇国在当时当地确有实力。而且滇东一带开发较早，铜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早于一般地区的青铜时代。秦汉时“五尺道”或南方古丝道的开通，使滇黔一带与巴蜀、荆楚等文化的交流变得十分频繁。

据史载，秦统一全国后，便积极经略南中，派常頔修筑五尺道。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在常頔之前，便采用集薪聚石，浇水爆裂之法在陡峭的岩石上凿道，取得成功，把成都到犍道（今宜宾）的道路开通。常頔继承李冰的事业从犍道把道路修到味县（今曲靖市），以沟通巴蜀与滇池的联系，因道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在五尺道沿线，至今仍有道路遗址，曲靖市东北的“毒水”一段保留尚完好。五尺道是官方修往云南的第一条道路，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曲靖曾是云南文化史上继滇文化之后又一代表型文化——爨文化的发祥地，五尺道的终点站在这里，诸

傣族妇女飞渡怒江



葛亮南征三军会师于此，明统一全国的最后一次大战也在这里发生。

概而言之，以上我们简介的云南的所谓“三大文化带”，不仅是依山山水走势物产分布和文化流向形成的人文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云南民族文化矗立于世的主要结构性支撑点，是多民族的云南与汉文化、藏文化、东南亚文化和南亚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结合点。它们说明，云南

过去没有成为，今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地方，因为云南的主要文化结构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多民族文化和多样化生态交融互补、共生同长的历史和现实，将会为21世纪带来一种启示。

正是基于这些情况，云南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就是一种很现实，又很有远见的想法。

如果按古老的“我即文明，其余皆荒”的“一点四方”结构观看云南，曾被视为“蛮夷之地”的云南似乎很偏远。但是抛开陈旧的“主流历史”和“文化中心论”，而把“边缘”纳入新的视野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世界最有特色的几大文化板块结合部的云南，具有“活跃的边缘地带”的许多优势：它不仅吸收了世界最有特色的几大文化类型的营养，而且顽强地保留了本土的个性，仅就生态多样与文化多样这些方面来说，云南甚至可以成为与“全球一体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端——多元化的范例。

因此，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养护。经千百年各民族智慧积累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云南，也是世界不可多得的一种精神的甚至



怒族妇女精心制作怒毯

物化的财富。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短视的经济行为会破坏许多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也会随之蜕变成衰败，这一过程常常卷带进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从政府角度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有利于为民族文化提供有效的保护环境，也有利于使市场经济对文化资源的无序开发得到规范。

三是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培育。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情况，在云南把生物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作为支柱产业来抓，是实事求是的。云南的旅游业是一个和自然生态及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产业，做得好，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也会促进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养护。特别是人文旅游，在云南有很特殊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多民族文化。与大多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相比，文化资源是可以再生而且可以培育的。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养护和培育，提供了宽和的大环境。

三是有利于多民族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了避免重走某些发达国家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换来工业文明，现在迫悔莫及的老路，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适应转型期的各种挑战和世界进步潮流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多样性保护的路子。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多元性共存与发展，是人与民族群与族群共同进步的核心所在，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相互影响，正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以牺牲多民族文化来发展少数强势文化的做法，是殖民时代的产物，理应遭到唾弃。所以，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基本特征的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怎样，多民族文化是否得到发展与繁荣，是我们判断这一地区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

云南由于类型和层次很丰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民族文化。其生态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相联互补的。处于汉、藏、东南亚和南亚几大文化结合部的云南，既吸纳了各种文化，又保留了本原的特色。在这一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其多样的生态和文化能为世界提供较多种类的示范，可容不同境况、不同文化背景 and 生态样式的人参加，有利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养护，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多民族社会的全面

发展。

在云南可以找到许多值得世界关注的话题，例如江河上游生态（如云南境内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问题），自然保护区里民族的生活（云南有105个自然保护区，加上现在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开流”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的面积更大，生活在保护区里的很多少数民族民族，他们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与现行政策法规如何协调，是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各民族传统知识系统与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如各民族因地制宜使用的5000种稻种及栽培经验对生物基因工程的启示作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现代化发展，多民族的和谐共处，宗教与文化多样性（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极其复杂多样，几乎囊括了世界几大宗教的主要类型及形态多样的民间信仰），跨境民族的文化、心理与生态问题，民族自治与统一政体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甚至认识亚洲，对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也将对其他地区或文化类型产生积极的影响。

傈僳族芦笙舞



第一章 一方水土一方人

我们凭自己的双手找寻食物，
我们凭自己的双脚寻觅泉水。
我们最终生息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居住在这块有福气的地基上。

——纳西族《祭天古歌》

耕种红土地的人们 / 16
藏在水溶洞另一方的世外桃源 / 22
雨林的印迹 / 28



位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香格里拉，资源丰富、地质地貌独特，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是一处令人神往的圣洁之地。